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一百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具六

歷代品式

漢書景帝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其葬國得發民輓歌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通典後漢制諸侯王列侯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

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武公侯以上加以鹿伏熊千石以下輜布蓋牆龍首魚尾而已黃綬以下至於處士皆以葦席為牆蓋其王妃夫人妻皆如之

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玄上纁下畫帷荒雲氣不為龍答帷易布以紺繒池以象承霤以竹為籠如今車答帷以青絹代布紐玄纁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冪以功布漆屏風一三穀三器粳黍稷灼而乾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肉為一大包狀所遣奠之組為藏物也屨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盤杓杖

一瓦燭盤一箸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賵幣玄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　北齊制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三品以上及五等通方相四品以下達庶人以魌頭　隋初定禮轜車三品以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箱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襈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幰襈旒蘇畫飾　大唐百官制將作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

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𩣡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屬威儀服翫各視其生之品秩太極元年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今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貲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墓所不得於路舁行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内減三

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繡彩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轜車不得用金銅花結彩為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敕優厚官供者準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為華飾　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内又不得有金寶珠玉　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

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先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先高八尺減至七尺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

太常因革禮通禮自一品至六品以下送葬有引披鐸翣輔畫三翣之制　禮院例冊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九品挽歌四人餘同唐制

明集禮宋制四品以上明器五十事六品以上三十事九品以上二十事庶人十事下帳苞筲甖之類皆具

國朝開平忠武王之葬墓中所用器皿九十件本色造

者金二鼓二紅旗二拂子二紅羅蓋一鞍籠一弓二箭三竈一釜一火爐一錫造金裹者水灌一甲一頭盔一臺盞一杓一壺缾一酒甕一唾壺一水盆一香爐一燭臺二香合一香匙一香箸二香匙箸缾一茶鍾一茶盞一箸二匙一匙箸缾一椀二楪十二𣝖二木造者班劍一牙仗一金裹立瓜二金裹骨朶二金裹戟二金裹鐙節二交椅一脚踏一馬杌一韀馬六鎗一劍一斧一弩一食卓一牀一屏風一拄杖一箱一交牀一橙二香卓

一僕從使令人數木造者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四神四人朱雀玄武青龍白虎門神二人武士十人並高一尺雜物翣六壁一篋笥椸楎衿鞶各一苞二筲三糧漿餅二油餅一紗廚一暖帳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長一丈八尺

明會典正統十三年定王府墳塋親王地五十畝房十五間郡王地三十畝房九間郡王之子地二十畝房三間郡主縣主地十畝房三間　天順二年奏準親王以

下依文武大臣例　公侯塋地一百步墳高二丈圍牆高一丈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石人石馬石羊石虎石望柱各二一品塋地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圍牆高九尺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石人等同公侯二品塋地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圍牆高八尺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二寸石人等同公侯三品塋

地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圍牆高七尺石碑蓋用天禄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三尺二寸石虎石羊石馬石望柱各二四品塋地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圍牆高六尺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闊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石虎石馬石望柱各二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一丈圍牆高四尺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石羊石馬石望柱各二六品塋地四十步墳

高八尺石碑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濶二尺四寸方趺高一尺六寸七品塋地三十步墳高六尺石碑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一尺四寸以上步法皆從塋心各數至邊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壙誌

本朝定制

大清律職官一品塋地九十步墳高丈八尺二品塋地八十步墳高丈四尺三品塋地七十步墳高丈二尺以

上石獸並六四品塋地六十步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八尺以上石獸並四六品塋地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墳高六尺以上發步皆從塋心各數至邊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壙誌

凡聞父母（若適孫承重與父母同）及夫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若聞期親尊長喪匿不舉哀者亦杖八十喪制

未終釋服從吉者杖六十　若官吏父母死應丁憂詐稱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喪不丁憂者杖一百罷職役不叙若父母見在無喪詐稱有喪或父母已殯舊喪詐稱新喪者與不丁憂罪同有規避者從其重者論　若喪制未終冒哀求仕者杖八十亦罷職　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各與同罪不知者不坐　其仕宦遠方丁憂者以聞喪月日為始奪情起復者不拘此律

條例一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務要經由本部京

官具奏闗給内府孝字號勘合吏典人等劄付順天府給引照回在外官吏人等移文知會所在官司給引回還及移文原籍官司體勘明白開寫是否承重祖父母及適親父母取其官吏里鄰人等結狀回報如有詐冒就便解部查實仍以聞喪月日為始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若有過期不行文移催取過部果無事故在家遷延者咨送法司問罪　一文職官吏人等若將遠年亡過父母詐稱新喪者問發為民若父母見在詐

稱死亡者發邊外獨石等處充軍其父母喪訃原籍程途每千里限五十日過限匿不舉哀不離職役者俱發邊外為民

凡有尊甲喪之家必須依禮定限三月而葬職官庶民同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遺言將尸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甲幼並減二等若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　其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

家長杖八十　凡居父母及夫喪犯姦者各加凡姦罪二等

禮部嚴飭服制疏　題為人倫莫先孝行請再行嚴飭服制以定章程事臣等竊惟孝道有關教化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三年之喪不可不盡查得康熙二十二年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定制在京滿洲蒙古漢軍文職官員遇祖父母父母亡故者居喪三月進署辦事在家仍盡三年喪禮凡穿朝服齊集等處停其朝會等語今看得居

喪三年官員鮮克由禮凡應穿朝服補服之日既不行
齊集未滿三年而反除服居然與常人無異大乖孝道
此皆薄俗傷化應再嚴行申飭今凡有祖父母父母之
喪部院衙門大小官員除居喪三月入署辦事外在家
應仍遵禮制喪服三年其公已除者仍令再行持服俾
盡三年喪禮如有不遵者照不孝例訣部嚴加議處恭
候
命下一體遵行可也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題

本月三十日奉

旨依議

通論

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疏年既衰老預為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椑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曰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修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周謂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于八十者則當以月制九十則日修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陸佃曰九十日修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注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 疏棺中物少三日可辦棺外物多三月可就

應鏞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柳若衛人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注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注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注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人豈有非

之者哉注不責於人所不能疏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但以衣衾斂首足形體不令露見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于庶人不待碑繂

馬晞孟曰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古之人所以得用其禮者為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形還葬雖不足為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吳澄曰齊猶齊和藥物之齊謂品量其或多或少各不同也有者毋得過禮亡者還葬縣窆此所以齊其有亡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以菽為粥而常啜之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槨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疏啜菽

古䜿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飲止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陳祥道曰君子之于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

則雖三牲不足以為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醯醢百甕不足以為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陳澔曰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不知陷于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吳澄曰菽者諸種大小豆之總名孔疏謂以豆為粥非也澄嘗食於北方至貧者之家不唯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饑始悟古之所謂啜菽者蓋如此無蔬菜可羮但煮熟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為至貧者之家然能使親之心志常極盡其歡樂而無憂愁故亦可謂之孝斂無多衣僅可掩其形體使不露見葬不俟日期又無外椁然非家有其

財而固為是儉也隨其家財僅能若此而已故亦可謂之禮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注怪不如太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 疏子高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當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于儉非周禮之法

吳澄曰斂而以衣衣裏尸使人不見其尸也斂而納之於棺使人不見其衣也葬而下棺於椁使人不見其棺也既下棺而實之以土則并使人不見其椁也子高以為人子之葬其親如此藏之者欲人不得而見

也實土畢而封樹於外以表識之則人雖不見其棺椁然知其所藏之處矣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

荀子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始生亡異于存卒沐浴鬠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體謂爪揃之之屬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為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禾也槁骨貝也前說象其生此下說反於生之法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

無鉤帶（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笏於帶鉤鉤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意同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而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縱（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之形內無韜髮之總也）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斵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

而不均與藏而馬反告不用也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具生器以適墓象徒之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罍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罍而不盡謂簡罍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于墓而藏之金謂和鸞革車鞅也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胸象徒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

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壟冢也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拂即茀也無幬絲䋿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夷衾是也幬與楮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䋿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采羽注于翣者也䋿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蔞字誤為縷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幬讀為幬帳之幬尉讀為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既夕禮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縮五無簀㝎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

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樓扞也茨蓋屋也樓茨猶堅茨也番讀爲藩藩蘺也闕謂門户壅閉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内有象於樓茨藩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其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

式也儒者是矣

鹽鐵論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無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楺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

家禮摘要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

十制之非豫凶事也而愚者顧以為諱為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於心忍乎其力不足者寧厚於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古人有傭身以葬者今即假貸數金固不至於以身為奴未可輒以貧自諉也

湛若水曰喪禮送終之道所宜慎重父母年老宜做古人歲制月制之義預求絲縜為衣衾之類之需富則可用紵絲厚于愛親亦不為過蓋紵縜入地最耐久切不宜用緜布入地不過一月即朽棺木用楠之高者猶差勝于所用杉之低者其葬宜用灰隔三合土堅築之久則化為金石可與天地同朽矣

讀禮通考卷一百

讀禮通考卷一百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變禮一

乾學案黃勉齋變禮六篇一曰奔喪二曰聞喪三曰並有喪四曰道有喪五曰因吉而凶六曰因凶而吉聞喪奔喪本一事勉齋釐爲二篇反以聞喪次於奔喪又取雜記諸文入於篇中未免割裂今仍用奔喪原文合爲一

篇重改作也因吉而凶則如他國遭喪㫁祭遭喪助祭遭喪嫁娶遭喪夫婦未昏服皆是也因凶而吉如喪中冠子嫁娶是也諸卷連載後世禮吉凶先後不能細分當參互考之各臚成卷務盡古今之變後世有王侯初喪襲爵之禮皇妃受冊遭喪之禮喪中受冊寶之禮亦皆因凶而吉之事次於後以類從焉由禮之常者推之復有葬不以時之變夫三月而葬常也渴葬不待三

月緩葬或至三年變矣有喪不相待之變祥禫有期常也聞赴或分先後則兄弟不能同除變矣又有金革奪情之變雖事出權宜而緣於不得已故經傳載之或藉此圖榮則悖矣別入之喪制變古中改葬有服見於儀禮而孔氏疏公羊以為擾尸夫斂而殯啓而窆窆而封常也封藏而復啓即變矣至於衰亂之世復有父母乖離子孫以時行服者親柩

被焚重行喪禮者亡失父母喪柩者墓毀制服者滴血驗骨者由是男女仳離昏姻乖錯復有後母子服前母者有夫死受聘守志不嫁而夫之親屬制服者皆前古所無禮以義起亦附於變禮之末云

奔喪

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疏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時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

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傳蓼蓼長大貌 箋莪已蓼蓼然長大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 疏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得見其亡以爲深恨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傳蔚牡菣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 箋缾小而罄罍大而盈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

母依依然不可須臾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人無所至　疏生而得養其日已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所以然者無父何所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有所至是其所以悲恨也　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所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内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傳鞠養腹厚也箋父兮生我本是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然寒且疾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則發發然寒且疾也穀養也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免齊縞變禮以是為首卓有所見矣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至盖有所自云

禮記奔喪疏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别録屬喪服實逸曲禮之

正篇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者對十七篇為逸禮故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方慤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與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疏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 疏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哭辟市朝注為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疏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雖云斬衰其母之齊衰亦然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 疏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

忍異於生不忍當阼階故升自西也喪已經日不笄纚故即括髪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髪也注言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則素弁也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注已殯者位在下疏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注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疏不於又哭乃絰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俠于堂降成踊乃絰于序東在家小斂當奔喪禮又哭之節既小斂著絰則合又哭乃絰緣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既小斂帶絰

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然也 送賔反位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 注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注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 疏括髮袒在堂上成踊則在堂下 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 注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 喪服杖於序東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賔送賔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

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疏前奔喪升自西階此中庭北面者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不至喪所無改服者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輕喪在路之工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奔喪不至喪所無道路改服之事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注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注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

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疏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若婦人奔喪則待與於男子與賓客同故與主人拾踊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疏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

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疏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東邊之門男子之免在東序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男子則堂下也東階謂東面之階雜記云升自側階未殯之前婦人髽于室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當髽於東房今此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注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祖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

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注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疏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為四日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

如奔父之禮注壹括髮者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疏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故謂入門哭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入門時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注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注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

皆言袒袒衍字也　疏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下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

陸佃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衍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為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

爲哀即父雖袒袒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注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注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疏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喪於所聞之處發

喪成服之禮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不得奔喪乃爲位者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聞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於五哭訖亦可以止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不於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帶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絰帶也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賔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賔成踊送賔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注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除注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疏此一節明除之後奔父母喪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

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緦麻也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　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注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

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 疏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此三日數夕哭為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為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内數夕哭為五哭也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從上以來四處五哭之文也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注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疏以外喪恩輕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疏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降服大功 哭

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注 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 疏 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熊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與此不同亦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是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凡為位不奠 注 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張子曰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若在他所難爲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剥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為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旅親昏姻在異國者疏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昬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凡爲位者壹袒注謂於禮止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疏此一節論哭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父為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祔則宗子

主之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爲從父昆弟之喪 疏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父在父爲主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也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注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疏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於時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上從吉拜也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凡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

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經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鄭注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凡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凡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也

方慤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吾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也

陸佃曰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逸奔喪禮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謂若爲其再從兄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吾猶弔服加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注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 疏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袒於堂上降堂而哭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已禮踊襲經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兩大夫相敵亦襲後乃拜之

喪服小記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

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疏奔父喪括髮於殯宮堂上不笄纚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也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既踊畢升堂襲帶絰于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襲免于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

減殺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之墓

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其始麻散帶經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注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疏異居別所始聞兄弟之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於禮可也大功以上兄弟其初

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在小斂之前主人未成絰則小功以下與主人皆成就之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 疏凡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適往也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遇孝子葬竟已還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 注奔父母喪也 夫人其

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謂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疏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異於女賓也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與卿大夫之妻禮異故明之也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親骨肉疏無親也

萬斯同曰禮經凡言爲位謂生者之哭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乃奔喪篇云凡爲位者不奠鄭康成注以其猶神不在乎是似乎指死者之神位矣故張子謂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而司馬氏書儀直設椅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仍設哭位朱子家禮因之今之仕宦於四方者聞親喪而未即奔與非親喪而不獲奔者無有不設神位者矣是其於禮也果有合焉否邪愚嘗綜古今而論之古之所謂爲位原指哭位而非神位蓋以尸柩不在不得設虛座以致奠也後之所謂爲位旣有哭位而又有神位蓋以子孫在是不容無所憑以致哀也今之聞喪而設神位雖非周代之禮未始非溫公文公之禮也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況書儀家禮固已先有其禮哉且古之弔賓皆弔生者而不拜死者故可以無神位後世之弔無有不拜死者其禮固與古異矣在家旣拜尸柩則客他鄉而設神位以受人之

予亦勢之不容已也至於古者爲位不奠以其非神位故不設奠今既設神位矣烏容以不奠哉書儀則但設神位而不奠又云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為此禮者施於諸父昆弟之期喪可也若父母之喪既已設位而不設奠恐非人情之所安則喪側有他子致奠者此中復為之設奠亦何害於禮乎蓋古禮久不行於世而書儀家禮則固世俗之所遵行也愚故折衷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漢書武五子傳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龔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

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宫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

附奔大喪

通典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

康爲未久也　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　後漢許慎異義云案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内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室空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案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音雖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

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䖍生之説非也鄭玄案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

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　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絰言除斂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

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袒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袷也　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

應受義責加貶絶注列黄紙不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遯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内難不避外孫甯之變遽瑗出闗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正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爲分别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違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

準免法注列黄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失令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　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覲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

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黄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見今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黄門郎徐衆等駮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固宜

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始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内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税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

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　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案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惟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黙正

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乃重啟依王濛所上為條例　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嘗謂國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案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

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曾人各有喪周人弔曾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曾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四品以下至庶人附）聞喪　始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爲上內外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別堂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凷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

家之禮唯不設奠祭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於遂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之

喪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依日數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齊衰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面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訖

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有賔弔者拜賔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賔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房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改髽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升哭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

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初至墓先拜而後哭於相者禮畢則再拜辭奔喪者哭盡哀拜於隧東被髮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坐於堂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衰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於隧

西哭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衰周以下婦人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

政和禮聞喪　諸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服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三日成服廬堊室苫凷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歸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

他室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父母之喪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披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如未成服者三日成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

小斂以後

自用日數賓弔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

拜賓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近墓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於墓右東面皆北上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墓東披髮復位哭盡哀贊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向憑靈哭主人以下升哭如常盡哀再拜各還次三日成服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憑哭披髮皆如男子之儀不及殯則披髮於墓西亦皆如男子之儀

庶人禮聞喪　諸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改著

素服妻妾女子子皆披髮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凷爲
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
歸則之墓諸子以下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
向俱北上歸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
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
無他室哭於門内之右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
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唯父母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右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次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　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已葬先之墓北面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右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墓東披髮復位坐哭盡哀贊者告

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哭主人以下升哭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各就次三日成服如儀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披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乃還次不及殯披髮於墓西坐哭盡哀披髮如常餘如男子

司馬氏書儀聞喪奔喪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裂布為四脚白布衫繩帶麻屨古者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恐非本所有且非倉卒所辦今從便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奔喪

注雖有哀慼猶辟害也雖或有親屬偕行不能日行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避市邑喧繁之處奔喪曰哭避市朝注謂驚衆也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是有人則為之無人則不為飾詐之道也望其州境哭望其縣境哭望其城哭望其家哭入門升自西階至殯前再拜哭盡哀乃就位方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如始死之儀詣殯東西面坐哭盡哀其未小斂而至者與在家同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既哭奔喪者復著布四脚布

衫拜諸尊長及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而朝哭有弔賓至則出見之可也若未得行須應過三日以上者則爲位不奠奔喪曰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者位有鄰列之處如其家朝夕哭位矣又注無君事又無故而以已私未奔者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又曰凡爲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今仕宦他方者始聞喪比至治裝挈家而歸鮮有不過三日者安得不爲位而哭既無鄰列當置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哭位皆如在尸柩之旁而不設朝夕飲食之奠者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如在喪側道中亦被髮扱衽徒設位朝奠而行既就館至夕設位而奠

跣皆如始死之儀明日斬衰者袒括髪齊衰以下袒免代哭皆如小斂之儀聞喪後四日成服而朝哭皆如在家之儀道中及至家惟不去冠及上服被髪扱衽徒跣袒括髪其餘皆如未成服之儀入門至殯前北面再拜哭盡哀拜諸尊長又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弔賓至即出見之若奔喪者不及殯則先之墓望墓而哭至墓北面哭盡哀再拜在家丈夫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皆哭盡哀未成服者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髪於

墓東南即本位又哭盡哀復著布四脚衫拜尊長及受弔幼拜如上儀遂歸至家入門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至靈座前北面哭盡哀餘如未葬之儀已成服者不袒括髮齊衰以下聞喪則爲位而哭古禮聞父母妻之黨及師友知識之喪哭皆有處今寢廟與制不能如古但聞尊長之喪則爲位於正堂卑幼之喪爲位於別室而哭之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志在初聞其喪聞喪則當哭之何暇擇日又舉哀挂服皆於僧舍蓋以五服年月敕不得於州縣公廨內舉哀若不在州縣公廨何必就僧舍不於本家蓋由今人多忌諱故也若奔喪則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緩速惟所欲既至齊衰望鄉而

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始至殯前北向哭盡哀再拜乃易所服之服即本位又哭盡哀乃見諸尊長及平幼拜哭如主人儀若不奔喪則齊衰始聞喪三日中朝五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又爲位會哭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成服又爲位會哭自是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朔爲位會哭遂除服其聞喪至各哭固無常準齊衰以上自有喪以來親戚未常相見者既除服而相見不變服各哭盡哀然後敘

拜

朱子家禮奔喪　始聞親喪哭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問故又哭盡哀易

服裂布為四脚白布衫繩帶麻屨

邱濬曰案裂布為四脚家禮本書儀恐是當時有此製今世人不用恐然以行遠路恐駭俗觀擬用有子粗麻布為衫戴白帽束以麻繩著麻鞋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

邱濬曰案日行百里今其大約也道路舍止不能皆然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屬偕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

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城市喧雜之處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家不在城則望其鄉哭入門詣柩前再拜乃變服就位哭

儀節奔喪者將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次哭以待奔喪者至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且拜且哭擗踊無數哭少間拜弔尊長受弔幼拜男且哭且拜并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披髮徒跣不食如初喪就位哭各就其位次而哭第二日晨興男子袒括髮婦女髽至上食時襲衣捲所袒衣加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環絰腰具絰散垂其末並具絞帶詳見初終儀

後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儀節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舉哀奔喪者具衰絰持杖向靈座伏地哭相弔少項詣所尊諸父前跪哭又向諸母前跪哭卑幼者入向奔喪者前跪哭一如前成服儀受弔賓客有來弔慰者則哭出迎之稽顙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尊長不答拜其餘否

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變服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聞喪儀

邱濬曰案禮記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略舉其要耳其間次第儀節蓋已詳具家禮喪禮

篇於此不復重出使人臨時考行而已然今世士大夫遊宦於外一聞凶訃心緒憒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縱一閱之亦烏能因其略而遽得其詳哉今條析其儀節於後

聞訃儀節 是日訃至 舉哀 舉家男婦皆哭少頃問死者以病及終之故 易服 男子皆去冠及上服女子去首飾與凡華盛之服 披髮徒跣 不食 男女哭擗無數

為位儀節 是日堂中設椅子一枚以代柩椅子前設卓子一張上置香爐香合燭臺之類 各就位 主人坐於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於位西衆女婦坐其下以南為上 舉哀 哭不絕聲 是日具括髮經帶衰服等物

變服儀節聞訃之次日　袒男子皆袒去上衣　括髮散髮者用麻繩束之　具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單服之絰具要絰散垂其三尺及具絞帶禮所謂環絰也詳見喪禮篇初終遷尸牀條下　婦人髽婦人用麻繩撮髻插竹木簪　服輕者袒免服輕者皆著素服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著白布亦可

設儀節為位之後是日即陳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奠之類於卓子上用侍者一人為祝有子孫在喪側者　盥手祝洗手　跪　焚香　興　斟酒　鞠躬拜不設興拜興平身祝拜　罩巾　舉哀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遇朔日即盛設如

在家儀

成服儀節　聞訃第四

服儀節　日夙興　各具服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垂者去環　有腰絰者絞其麻本之散絰不用　各就位　男位於靈位東女位於西各以尊卑為序　舉哀相弔　卑幼者以次就尊長跪哭弔慰盡哀　復位

受弔儀節　未成服以前來弔者或門生屬吏皆可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揖訖　賓致辭曰　竊聞　某親某官或隨所言　不淑何時訃至答辭曰孤某遭此凶變蒙賜慰問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答拜尊長則回半禮禮畢賓退子弟送出門或少延茶湯

禮畢　已成服以後來弔者入門望位哭主人持杖哭而出　弔主人曰某親某官

不淑何時訃至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答拜主人致謝曰蒙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興平身賓答拜禮畢

賓退子弟送之出或少延茶湯

邱濬曰案書儀賓答拜後有主人置拭坐几子或不設坐褥或設白褥茶湯至則不執托子賓退持扶而送之之文今世士大夫聞喪賓弔之有設草座對客者客出不送此雖俗禮若來弔者果平日親厚之人有事相資者少留恐亦無害姑書於此

至家儀節在家者聞其至各具服以俟其入衰經持扶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哭擗無數拜弔尊長哭拜且弔

如成服儀受卑幼拜弔　就位哭就其位次坐哭在家者皆哭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

既滿次月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明會典品官禮（庶人禮同）奔喪始聞親死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至於家内外哭待於堂上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東序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内外各還次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四日成服與家人相

弔奠至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望墓哭至墓哭拜歸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爲

位會哭而除之其閒哀至則哭可也

乾學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故聞喪得以即奔其或奉使他國而聞喪則聘禮篇末特有他國遭喪之禮亦未能即奔也後世仕宦之人非京師則四方或若於辦裝之不時或若於官守之拘係則經月踰時而不奔者比比有之若是則始聞喪之時不得不設位矣既設位則不得不致奠矣既設位致奠則不得

不成服矣此理之必然而情之不容已也雖又哭三哭諸節未能如古人之具備而擗踊號泣之時其可無所憑依以致哀哉或曰古之爲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且禮明言爲位不奠而今欲設位致奠不亦大遠於禮乎曰爲位而哭愚固知生者之哭位而非死者之神位也然張子大儒謂亦有神位而温公文公之書皆設椅以代尸柩則今之聞喪而設位

者亦何害於禮與古不設神位愚固知無致奠之禮矣然張子又言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不如喪之久奠温公文公亦謂喪側無人則設奠是先儒固許其奠矣今之聞喪而致奠者亦何害於禮與蓋禮有先王之禮有先儒之禮先王之禮久不行於後世矣先儒之禮猶可行於今日則設位致奠諸事未始非守先儒之禮也禮奔喪篇言自齊衰

以下入門而後免麻注疏謂不至喪所不改服也此亦據聞喪而即奔者言耳若聞喪不得奔喪則禮明言三日成服又曰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是不得即奔者古人無有不成服者矣今或有發哀而但易素服不服齊斬者豈不大有背乎禮哉古禮所以四日而服者以初死日襲次日小斂又次日大斂大斂訖而後成服故以四日為期聞喪者無襲

斂諸節則以始聞日初哭當襲次日又哭當小斂又次日三哭當大斂亦四日而成服今宜倣此為制不但斬衰者當成服即齊衰以下亦當依此以成服庶乎其合於禮也然此謂親喪之禮則然若夫齊衰以下則何如曰齊衰而為祖父母妻長子衆子適婦則吾身當為喪主亦設位致奠而成服可也如其為伯叔父母昆弟從子則彼自有喪主但發哀

制服而不必設位致奠或於初發哀時爲之設位致奠奠已即徹之亦可也夫喪事人所時有在他鄉而遭喪者又仕宦者所時有而儀禮開元政和諸禮及書儀家禮會典諸書固皆有奔喪之禮則取而討論之以求合乎人心而不背乎時俗固事之不可少者也愚固妄爲是説以折衷於秉禮之君子焉

讀禮通考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一百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讀禮通考卷一百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變禮二

並有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注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並謂父母親同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啟母殯之後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不於殯宮為父設奠但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為母申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及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奠父之後孝子告賓以明日啟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也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

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竪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

虞當與日也

張子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

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呂大臨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所謂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尊卑有序世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吳澄曰辭於殯不須改殯爲賓盖告殯以啟期既啟乃遂脩葬事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葬服斬衰者喪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疏葬母既竟不即虞祔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母為虞祔也待後事者謂葬父也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葬母亦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斬衰但以葬為大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

黃叔陽曰此言親喪同時之禮並有父母之喪其恩同則宜其禮同然必先葬母而後葬父以葬先輕而後重尊無二上也葬即虞祔常禮也然先葬者不虞祔必待葬父畢為父虞祔而後為母虞祔以祭先重

而後輕母厭於父也葬父以斬衰葬母以齊衰亦常禮也然葬母之時亦服斬衰以服當從重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同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也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疏殯後乃祭今不待葬後者凡弟輕殯後便可行吉祭也但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卑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

至凶故不可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下言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祥祭宜涉級爲有兄弟喪少威儀故散等也助祭者亦栗階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散等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注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疏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喪成服爲重始除服爲

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申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申孝心也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也謂主人支子則否者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曰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以其有終身之憂 疏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久喪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訖之事此於禮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注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疏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爲禮也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爲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也

熊過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謂可以除之賢者之過也故孔子以中道荅之而遂及於過時不祭

夫所謂祭蓋通凡祥禫之祭須及期耳孔氏不得其義以庶子除君服不祭當之欲以玆義蒙上文於斯

有大誤焉問者各爲一事孔氏乃強使爲一庸非誤乎且孔氏既以爲支子之禮今孔子所答乃止云過時不祭而不云適子已行祥祭則非支子矣湛子不察而因其誤予觀於鄭氏之説盖無有也從鄭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疏君殯既訖君無所事父母新喪故歸歸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適君所哭君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惟在家爲父母治喪若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已家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也君薨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親喪在後親喪痛甚故恒居於家隆於父母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

反送君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啟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也鄭云既葬而歸者送君葬罷即歸不待君之虞祭也其祔與卒哭未知臣往與否不敢私服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疏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入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

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秖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 疏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及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注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疏此明婦人之進止內子者卿之適妻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注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 疏君喪既引在塗遂送君葬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胡銓曰封墳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爲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

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注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疏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

首先服免怨聞君喪若着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注哭于側室嫌哭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

方慤曰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緦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矣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注附當作祔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疏禮孫死祔祖今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亦得祔於祖也

方慤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疏有殯謂父喪未葬柩在殯宫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逺者也他室别室也若聞外喪哭于殯宫則嫌是哭殯于别室故明所哭者為新喪也明日之朝着重喪之服入奠殯宫及下室卒奠而出改巳重喪服着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即位時也

通典有殯聞逺凡弟之喪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何復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荅曰檀弓言往哭不分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凡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

蜀譙周云禮哭于門内之右明爲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與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

王廷相曰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記有之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虞也先重而後輕曰今也同葬

而並奠同虞而並祔也何如曰父母之親同也今之法制服斬同也無厭也葬奠虞祔皆反乎古同服而稱情簡易而便事亦猶夫行古之道也

蔡虛齋集先生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個月母喪雖終父喪尚闕一十五個月況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一載繼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個月之外復脩父服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過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義實非中正之行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為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何孟春曰宋會要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五十四月服詔許通持服案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母繼亡乃爾

乾學案詳見第三十四卷兼服篇當與此篇參考

卒於道即黃氏道有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注其出有喪備擬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疏親身棺者天子椑內猶有水兕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爲親身也其餘死乃具者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

在家年老亦死前爲之今出疆捭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　疏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如小斂故知也案士喪禮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加素冠大夫加素弁其餘殯事亦皆具者以殯不可闕亦皆具焉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　疏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麤屨也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

人哻而葬哻是殷之祭冠明弁經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扗爲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扗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扗故云爲已病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疏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也必西階者以柩自外來如賓客然故就客位也鄭以闕爲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者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既塗而成服者謂菆塗既畢而成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先毀宗後躐行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如

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髻髮者行遠不可無飾疏士喪

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疏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君大夫士一節也疏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也陸佃曰服事也言君薨大斂而入則內共殯事矣言殯則斂見言斂則殯不見且言大斂於升自西階不協子以麻為弁變於弔服盖弁經三麻弁經為重皮弁經次之爵弁經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觀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門內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大斂于阼殯于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

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子

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褻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綾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 疏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冢升屋東榮其五等之復入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異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其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 疏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

爲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也將葬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非將葬車也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俟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胡銓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

輤如輤旃之綪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為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唯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注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注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為輇或作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

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揩也廟中有載柩以輤之禮此不耳　疏下經士有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但用布耳輤達名者既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輤是櫬近之義通達於下也車不易者經云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鄭恐至家乃載以輤車故云明車不易也案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其制宜同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輇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六寸今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互相明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也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輤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輤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輲車同其蜃車之

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輴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輻爲輪耳

胡銓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注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 疏用葦席屈之以爲輤棺之屋又以蒲席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士以葦席爲屋屋當帷帳之處是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内有素錦屋今士唯云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大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障棺或可大夫

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幬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幬覆於上但丈不備也耒知孰是故兩存焉

方慤曰大夫以布爲幬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錦帳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乾學案曾子問篇有入自闕之文鄭氏解爲毀宗而入以闕爲牆闕故於此經不毀牆之牆以裳帷解之愚竊以爲不然上之所謂闕者門闕之闕而非牆闕之闕此之所謂牆者

牆垣之牆而非車輤之牆也如果以裳帷爲
牆何不竟言裳帷而以牆字代之乎且柩車
至門裳帷不過脫之而已何必言毀乎合此
經與曾子問觀之柩車從門闕以入而不必
毀牆其義自坦然明白乃鄭氏故迂其說以
解之不可信也不然諸侯大夫之喪還何闕
門之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哉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宫别館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注復始死招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疏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舍已者注雜記云

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傳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周禮秋官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備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者此乃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知者聘賓死以柩造朝是也喪用饋奠之物者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春秋文公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 注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

親也飾棺寘諸堂阜注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注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注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注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注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注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注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注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注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注各盡其美義乃繼救乏賀善弔災祭敬

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

人襄仲説帥兄弟以哭之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内辭也脅我而歸之

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

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録與子叔姬異

春秋昭公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君薨于乾侯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告于廟故書至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也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白虎通德論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

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開元禮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唐會要代宗大歷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

萬斯同曰古之卒於外者未有不歸殯於家者也不但古禮爲然至唐之世莫不然謂城門不可入而竟殯於郊外者此果何禮乎甚有原居城外亦不容其柩入門而寄停於别館是客死於外者生既不得返跡鄉邦沒復不得歸魂家室人子之待其親固宜如是與乃曾不爲動念也若謂柩不可入城則今之城猶古之城也何古可入而今不可入若謂柩不可抵家則生者之家即死者之家也何生時可入而死後不可入況死於道塗尤人子之所深痛欲安吾親之魂魄正當歸殯於家儻拘於時忌而竟置之於外則與未嘗歸櫬者何異薄至親而背正禮莫甚於此必如代宗之詔柩之欲歸殯者悉聽其入城親之遺容

死者必殯於己室庶乎不違正禮而孝子亦得少慰其情也

乾學案古人卒於位者大臣多賜塋京師或

陪葬山陵其以輤車歸者宜安攢故宅如始死兩楹西階之殯雜記輤車入門之禮確然可考不知何以唐時止遏入城乃有大歷十四年之詔今俗忌柩不入城各府州縣皆然獨京城則否柩歸則用禮部執照許入城治喪

政和禮喪自外至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㡄巾帕頭徒跣哭從大斂亦如之

丘濬家禮儀節補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其儀節皆如前（詳見前喪禮）製喪具（入棺後即作大轝竹格功布及兩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告啓期（既擇定行期豫先告于死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啓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儀節就位（有服者各以其服就位哭）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告辭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轝將還故鄉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拜哭）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禮畢

親賓致賻奠（如前儀）陳器（若即日啓行不用此若在官故者宜如前陳器行至水次或十

里長亭方斂之。

厥明因朝奠告以遷柩就轝

儀節是日清晨役夫納大轝於庭脫杠上橫扃就位各具服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日遷柩就轝敢告

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哭拜徹靈座　遷柩就轝役夫齊用手舉柩底

以遷之既就乃載柩於轝施扃加楔以維之令極牢實并備油單包裹　主人視載主人從柩

哭降視其載柩於轝

發引男左女右隨柩後行陸行至無人處乃乘馬舟行則至水次登舟

設奠登舟則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哭奠如儀陸行則塗次遇食時上奠

迎柩未至家前一日豫遣人報知在家者急於去家十里便處設幄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入各服其服至幄次哭迎柩至暫駐

儀節就位有服者以服爲次序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靈輀遠歸將至家親屬來迎敢告

俯伏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主人以下男女步哭從男左女右隨柩後行如儀

柩至家若死者乃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安柩於中堂若非宗子尊屬各隨便門入安於其所居

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者則先設次於郭外便安之處柰世俗出喪多不由門往來别拆牆壁以出有旅殯者多拘於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入安於堂中吁生時所出入居處之處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安乎

儀節就位有服者各具其服哭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平身 舉哀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相弔弔者皆向尊者前相向跪哭如成服儀

受弔如弃喪儀

自後朝夕哭奠治葬發引虞祔儀節俱如常儀

乾學案古禮凡客死於外者皆返柩於家而後行喪禮初未嘗竟殯於外也今世俗皆停柩於郊外別室而行喪於家殊爲非禮之至不可以不正

明一統志蔣用文句容人洪武中以醫徵爲太醫院判歷事三朝仁宗監國用文與蹇義黃淮爲輔導仁宗嘗稱其嘉言足俾治道不專以醫也扈從北上以疾卒遣

中官護喪歸舁入城特恩也贈院使謚恭靖

康熈二十六年大學士宋德宜卒於位其子翰林院待詔駿業等具呈禮部爲懇請移文護送先公靈櫬入城事禮部據此察照古人有反葬之禮自漢唐以來大臣卒於位者自非賜葬京師其喪車皆還故鄉至家治喪如常儀惟開元禮則毀門西牆而入家禮儀節則由中門而入安柩於中堂微有不同然卒於外而歸葬無不還家者還家而治喪無不入城者乃近世惑於陰陽拘

忌之邪說或謂城門不可入而殯於郊外者有之或原居郊外亦不容入宅而寄於别館者有之甚至守門梶蠹乘機挾詐迫逐難堪種種弊端殊堪髮指嗚呼生既不能返跡鄉閭沒復不令歸魂家室忍心違禮在喪家感之則不孝官長禁之則不仁細民習之則不知法士大夫行之則不知禮是在明禮法以厚風俗矯流弊以正人心者所宜亟爲禁革者也又察唐會要代宗大歷十四年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家多被所司不放

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今京師現行例凡官民人等柩歸用本部執照許其入城治喪原無拘禁俗忌夫京城且然況在外府州縣乎一應官民且然況大臣蒙恩優恤祭奠乎相應知照順察咨文事理行令該地方有司親行護送入城到本宅照常治喪安厝并通行直隸各省曉諭一應人民凡喪櫬還鄉不得忍心違禮務矯流獘以厚風俗凡有官員人等喪還取該地方官執照其所在城門人役毋得攔阻如仍前拘忌致干憲典未

使今據前呈爲此合行移咨煩爲察照施行須至咨者

他國遭喪

儀禮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疏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以國爲體者聘君主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關乃謁關人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若關人未告君君不知使者又未入則主國君薨理當反矣敖繼公曰入竟則遂爲其已承主國君之命也君使士請事乃以入竟

不郊勞注子未君也

敖繼公曰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然則大夫請行者其以賓入與

不筵几 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疏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決正聘設筵几也就尸柩於殯宮者國君雖以國為體主聘其國但聘則為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爲廟設筵几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筵几也

敖繼公曰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也

不禮賓 注喪降事也 疏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

敖繼公曰禮當作醴君喪則使大夫受故不醴賓以其非正主也

主人畢歸禮 注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 疏知歸禮中兼有饔食者主人有故雖饔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

敖繼公曰畢歸禮者不可以已之喪而廢待賓之禮也禮謂食饔餼饔食

賓唯饔餼之受 注受正不受加也 疏饔餼大禮是其正自饔食之等是其加也

敖繼公曰唯受饔餼者以主人雖不遭喪者亦歸之饔餼故於此受之而不辭不受饔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饔食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饔餼則飱亦受可知飱饔餼之細也

不賄不禮玉不贈 注喪殺禮為之不備 疏不賄者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者謂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

敖繼公曰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為辭故𢿝之贈者所以答私覿遭喪則不覿故主國亦不宜贈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注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敖繼公曰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者是也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疏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

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也長衣素純布衣者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緣以素爲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長衣中衣深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爲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臣爲君斬爲夫人世子期輕重不同今同用長衣練冠者接鄰國之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略爲一節耳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假令君薨踰年嗣子即位鄰國朝聘以吉禮受之于廟故成十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十八年邾宣公來朝傳云即位而來見踰年可以朝他國他國來朝亦得以吉禮受之于廟矣雖踰年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已亦使人受之于廟

於夫人世子亦然以其本爲死者來故也

敖繼公曰此遭喪亦謂遭主君喪也主人即大夫文互見耳亦嗣君使大夫受之不言者可知也長衣練

冠凶服變也主君喪而受之之服如此則夫人世子之喪其亦皮弁服以受與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注既接於主國君也　疏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已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接於主國君者謂謁關入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君矣故入竟則遂也

𣫭繼公曰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或有遠近故也入竟則遂意與上同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　疏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爲位受人弔禮也

敖繼公曰赴告喪者之稱也哭于巷其變于赴者至之禮與其哭也亦爲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亦謂此時也哀于館有事而出則吉服也

受禮注受饔餼也**不受饗食**注亦不受加

敖繼公曰所以不受之者盖以爲主君若饗食已有君之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辭而不受是亦原其禮之所由來也

赴者至則衰而出注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唯稍受之注稍稟食也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

廪爲稍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子即位不哭注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臣子一例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

敖繼公曰子者諸侯在喪之稱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

辯復命如聘注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無勞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以下至賜告疏之等今復命于殯所亦盡陳之故言辯知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今君薨不可代君出命故知無勞也子臣皆哭注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注新至別於朝夕疏使者升階復

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
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
為入故言與介入北鄉哭也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
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也
敖繼公曰云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重復命
奔喪宜與其節也此云與介入則復命之時士介不
入與奔喪云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然則
使介此時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出袒括髮注悲哀變於外臣也疏案奔喪云至於家
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于殯東是
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
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入門右即位踊注從臣位
自哭至踊
如奔喪禮疏案奔喪禮云袒括髮于西階東即位踊
襲經于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
于序東故云自哭
至踊如奔喪禮也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注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疏自此盡從之論使者有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于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宣八年公羊傳文使雖未出國竟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歸使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也

衆介先衰而從之　注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　疏經云歸擯反國時注兼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去向彼國時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

後隨介至國也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出門乃釋服為與也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朝服之下唯有深衣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敖繼公曰此別於有君喪者也經但見其未及郊之禮耳若君既許其反命則朝服而帥衆介以行也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　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疏自此盡卒殯乃歸言賓介死之事賓入竟而死遂若未入竟即反

敖繼公曰遂謂遂其聘事者也若未入竟則使告于君止而俟命具謂衣物之屬殯即其館而殯之也尸未得歸故攤殯於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

介攝其命注為致聘饗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疏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賓死得攝其命

敖繼公曰為致聘享及問大夫之禮也初時必使上介接聞命者其意蓋慮此也與

君弔介為主人注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如延陵季子聘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鄭云親姻也

敖繼公曰君弔之已不視斂與內外臣也凡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君為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為主人

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禮諸侯弔於異國之臣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不錫衰則惟皮弁服矣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蓋未喪服也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注當中莫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疏賓既死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當喪者之用具謂襲與小斂大斂不必如賓禮者不必如致飧饔之禮束紡皮帛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　注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疏賓禮謂公幣私幣之屬當陳之以反也

不饗食　疏案上遭君喪受饔餼不受饗食鄭云受正不受加此云不饗食介不就君受饗食明受饔餼正禮也

敖繼公曰與私喪同亦致則受之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　疏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皐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皐門外經直云止于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于大門外外朝之上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卒殯成節乃去　疏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尸柩入殯於兩楹之閒君往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

敖繼公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輲車與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注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疏大聘上介是大夫小聘上介是

士經不言上介者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未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以士介卑直具棺不具他物其用時服斂之君不弔焉注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疏士介從者自斂繼公曰斂斂於棺也上云具此云棺文互見也其異者殯與斂耳此降於賓與上介且與内外臣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疏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更説賓至朝俟間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故即以柩造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上介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

敖繼公曰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于館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敖繼公曰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言造于朝文互見也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注往謂送柩

敖繼公曰謂賓送上介已見於大夫卒亦如之之中故惟主上介而言也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乎是亦降於賓與上介也

周禮秋官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注不受饗食饔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 疏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

給故受芻稍也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以正禮故受之也若饔食加主人致之亦不受也　遭王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注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烹正禮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也　疏主人有喪不忍煎烹腥致之也

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謂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春秋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

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注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注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注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注子家歸父字壇帷

復命於介注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若身在外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于位介當南面歸父于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去以復命之語語介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注埽地曰墠將袒踊故設帷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凡二日朝暮哭踊三日朝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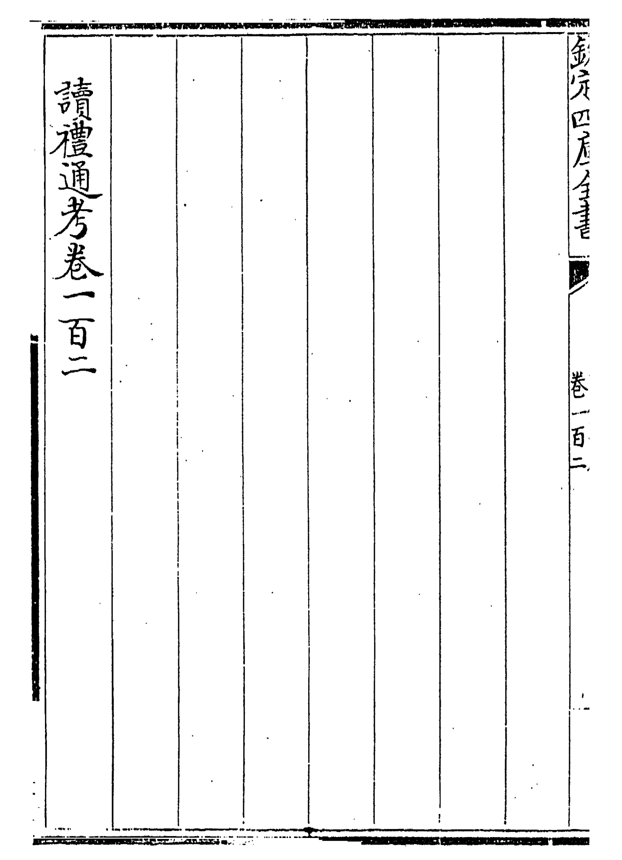
踊暮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

左傳哀公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注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注良吳地將以尸入注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疏聘禮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入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入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辨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吳子使太宰嚭勞

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
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
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禄
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
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
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
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
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

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

宋史韋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内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駞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



讀禮通考卷一百二